

1

身份：華人移民的脈絡

在離散與凝聚之間，移民與居民所要思考的方向不盡相同。當居民欲要成為移民的時候，他們會考慮如何拆散原處的資源組合，選擇要搬遷怎樣的資源，如何在新地重組資源，並生產新資源，用諸當地。當移民成為居民之後，他們會開始探討成為新國民、新公民的必要性，思考凝聚各種資源，以便跟原鄉持續某些層面的關聯，與在地社會深化某些領域的關係。

從原鄉離散開來後，在新地凝聚的過程當中，移民會開始產生「我族」與「他者」的認知。族群之間的邊界，不斷在建構、解構、重構，相關的論述與想望在多元社會裏變得複雜。資源的分配與分享，因為有多個族群的參與追求，使得群體之間的关系充滿張力，尤其在主流社會與外來者之間。

當在地空間提供平等的機會，居民會繼續整合進當地秩序裏去，進入所謂「國民」與「公民」的話語當中。當在地語境有所失衡和偏差，居民會考慮再次成為移民，又要在離散與凝聚之間進行另一輪的安排。

這一章圈選和確認對新加坡產生重大影響的數個華人移民類型。在新加坡的歷史上，按照出現的時間順序，重要的華人移民與居民類型是商賈、勞工、政治家、文人、華裔、華人、新移民。¹ 顧名思義，這些移民類型的工作、職業、活動無須贅言。各種類型在人數上沒有構成均衡的比例，但都給新加坡語境造成衝擊，也為華人的身份認同留下烙印。

1. 這裏無可避免地必須回顧王慶武的經典歸類：Wang Gungwu,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pp. 3–21. 王慶武將華人移民分為四大類型：(1) 華商，1850年前的華人移民主流，但從來不曾中斷而延續至今；(2) 華工，1850年至1930年的主要類型；(3) 華僑，1900年至1950年的重要類型；(4) 華裔或再移民，1950年後的主要類型。將華商、華工、華僑、華裔或再移民順序討論固然可以準確捕捉移民的時代坐標與歷史意義，但四種類型的可比性值得商榷。對此批評，見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 to 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2) (May 1999):321, footnote 7. 本文嘗試將經典歸類進行重組，並針對新加坡的歷史語境補充其他類型。



1819年新加坡成為英國殖民地後，開始迎來馬來半島與印尼華商前來開發，也有中國勞工越洋謀生。

華商

在包括現今新加坡的南洋範圍，早在15世紀開始就迎來中國商賈。這些主要來自福建和廣東兩省的商人，首先織就了海上貿易網絡，隨後延伸形成地面經濟脈絡。大面積活動的中國商賈，在1850年以前一直成為華人移民類型的主流，也擔當各個族群之間中介商的角色。1819年新加坡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迎來了馬來半島與印度尼西亞華商的前來開發，另外也接受了許多中國勞工的越洋謀生。

在華人社會的結構裏，華商組成重要的領導層，率領了各類組織，包括商業團體、地緣會館、學校董事部。華商的崇高社會地位，在英國殖民地時代已經如此，在新加坡建國後依然延續，成為政府以外一股對秩序產生穩定作用的力量。



19世紀中旬，大規模的華工浪潮席捲東南亞，華工人數迅速大幅度地超越了華商。圖為1920年新加坡唐人街面貌。

華工

19世紀中旬，廣州、汕頭、廈門等條約港口的設立為中國勞工的移動打開了出口，大規模的華工浪潮席捲東南亞和北美各地。同屬英殖民地的新加坡與馬來亞半島，這時候迎來的華工人數迅速大幅度地超越了華商。一直到1930年左右世界經濟蕭條發生，華工的人數才萎縮。

二戰前的華工的身份認同，與同一時期的華商相似，跟中國維持鄉土籍貫的關係。由於他們的宗族觀念濃厚，在中國的家族成員眾多，所以他們許多人希望能衣錦還鄉，告老回鄉，或者想把骨灰遷回家鄉，體現了「落葉歸根」的思維。

政治家和文人

來自中國的政治家和文人，雖然人數上遠遜於華商與華工，但在中國本位意識、中國國族主義的傳播與推動方面，帶來極為深刻的影響。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游走南洋各地的中國政治家只是短暫的移民類型，但他們宣揚的變法維新、民主革命等運動思想形塑了華商與華工的華僑情操，也就是熱愛中國的意識。換句話來說，這些散佈南洋的華人移民，許多成為近代中國的國民。

1920年代和1930年代，由於國共內戰與日軍侵華，為數不少的中國文人來到馬來亞，在報館與學校裏謀事。他們宣傳中國的政治思想，書寫中國本位的文學作品，中國民族主義得以進一步傳播，共產主義也開始從中國滲透到馬來亞的華人社會當中。

華裔與華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英國殖民地禁止中國移民。在從此再也沒有重大規模的華人移入的情況下，新加坡華人人人口自然增長，緩慢提高。不少華人選擇移居國外，但絕大多數留在新加坡繁衍子孫，實現了「落地生根」的舉動。這些作為新加坡國民與公民的華人，不得不在國家架構當中尋找自己族群的定位與方向，同時也與其他族群互動。

這些移民的後代，可以稱為「華裔」。而在新加坡的官方與媒體的歸類當中，「華人」作為族群詞語更為常用。

然而，何謂「族群」必須進一步劃清邊界，才能更具體地檢閱族群間的交涉與互動。晚近，「族群」成為學界與媒體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英國殖民地禁止中國移民。但絕大多數華人留在新加坡繁衍子孫，實現了「落地生根」的舉動。

的流行語，不同類型的群體在形容詞後都幾乎一律冠上這個名詞。就以中文文獻來說，「族群」通常當作是英文“ethnicity”的直接翻譯，其一般比較獲得認同的含義是「一個不是刻意組成的群體，群體裏頭的人們擁有同一文化或同一籍貫，他們認為自己或被他人認為同屬一個群體。」²

2. 這是Wsevolod Isajiw的界定，中文是我個人的翻譯。其他學者對該詞的詮釋大致相同。見Wsevolod Isajiw, *Definitions of Ethnicity* (Occasional Papers in Ethnic and Immigration Studies) (Toronto: The Mult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Ontario, 1979), p. 25.

在探討移民繁複的語境，「族群」有時必須區別於「種族」(race)與「國族」(nation)。就以參照坐標而言，「族群」是文化性的，「種族」是生理性的，「國族」是國家性的。³

隨着新加坡於1969年獨立，新加坡華人的身份認同開始產生深刻的變化。他們逐漸習慣稱自己為「華裔」，以標明是移民的後代，也區別於具有中國本位意識的「華僑」。作為種族來說，他們會接受「華人」這一歸類。由於新加坡的國家意識得以成功建構，新加坡的人民，無論是華人或其他種族，都更加願意視自己為「新加坡人」，這樣一個國族的認同。

新移民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移民潮再度掀起，大面積地蔓延全球。這一波移民有其特殊的歷史坐標，統稱為「新移民」，因為與1949年前發生的數次移民潮和移民類型有着這樣那樣的差異。⁴ 新移民抵達東南亞和北美，使得那裏的傳統離散華人圖景變得多元而豐富。⁵

3. Michael Banton 認為族群性 (ethnicity)、種族 (race)、國族性 (nationality) 應該放在一起相比對照，才能理清概念並解剖問題。見Michael Banton, "Progress i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2)(2001):185-187. 本文嘗試填進「家族」，以便更加廓清新加坡華人的境遇。

4. Wang Gungwu, "New Migrants: How New? Why New?" in Gregor Benton and Hong Liu (eds.), *Diasporic Chinese Ventures: The Life and Work of Wang Gungwu*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pp. 227-238.

5. 有篇美國和新加坡案例的比較研究值得參考：周敏、劉宏：〈海外華人跨國主義實踐的模式及其差異：基於美國與新加坡的比較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3年3月第1期，第1-19頁。



新加坡在1949年至1990年之間跟中國疏遠，新加坡華人逐漸跟僑鄉的在地脈絡、中國的國族主義脫鉤，從華僑身份翻轉為新加坡國民。新一代「新加坡人」也在此背景下成長。

可以說，新移民的流動與駐留逐漸解構先前由「華商、華工、政治家、文人、華僑、華裔」所形成的格局。⁶ 他們的腳步也遷徙到歐洲和非洲，充實了那裏原本相對稀少的華人社會。新加坡則在1990年跟中國建立邦交後，迅速成為新移民廣闊的覆蓋面上的一個熱點。

新移民的抵達，讓新加坡華人離散脈絡跟中國得以重續，然而跟當地社會存在着差異與區別。由於受到國際冷戰氛圍和區域政治局勢的影響，新加坡在1949年至1990年之間跟中國疏

6. Wang Gungwu,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2), pp. 3–21.

遠，停止接受中國大陸移民長達40年。新加坡華人逐漸跟僑鄉的在地脈絡、中國的國族主義脫鉤，從華僑身份翻轉為新加坡國民。⁷

這種身份政治認同的轉變，使得新加坡華人和新移民的劃分以國家為依據，以國族為邊界。儘管他們大多同屬一個種族（即漢族），可以籠統地以離散華人來概述，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互相以「新加坡人」、「中國人」認知彼此。

結語

事實上，新移民和舊華僑是有所差別的。舊華僑主要來自廣東、福建兩個省份，新移民來源輻射中國大江南北、沿海內陸各地，生活習慣的起點和方式各不相同。舊華僑的主要移民類型是華商和華工，目前新加坡華人大多已經是第二代起的移民後裔，他們的新加坡國族意識深厚，相對劃一。在新加坡的社會裏，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作為三大種族共存、共處。

新移民工作背景則如前所述那樣更加多元而重層，在新加坡大多是第一代移民，第二代人數正在緩慢增加。跟本土派華人相比，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新移民跟中國的關係相對密切。可以說，新移民來到新加坡，必須面對「中國」和「華族」等空泛化的集體標籤，也逐漸認識到舊華僑和其後裔是另一「族群」。至於新移民又如何建構或被建構為「族群」，下一章會加以分析。

7. Yow Cheun Hoe, "Weakening Ties with the Ancestral Homeland in China: The Cas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Singapo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Modern Asian Studies*, 39, Part 3 (2005): 559–597.